



涂山寺前回龙桥 巨蟒成龙有传奇

□李正权

重庆多山又多水，桥也就多。中国人把山和水都看作龙，山势或水流呈回转状者，就叫作回龙。如果那桥架在山水回转的地方，就会取名回龙桥。

重庆回龙桥的古桥不少，南岸就有两座。一座位于南滨路与南滨西路交会处附近，那儿原有一条小溪沟叫暮溪，从南山黄沙坎流来。长江在那溪沟入江口处形成了回水沱，那桥就叫作了回龙桥。此桥建于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，清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整修，系单孔有栏石拱桥，长28.33米、高11米、宽9米。海棠溪上的通济桥宽才4米，渝万大道上的偃月桥宽才8.1米，在古城古桥中，以宽度论，此桥堪称第一。当年，此处位于重庆去綦江、贵州的正南路上，南来北往的商贾、行旅、挑夫、马帮络绎不绝，繁忙非凡。

另一座位于真武山（也称涂山）山麓，现涂山雕塑公园内，现今虽存，但因非主道，桥的大部分已被渣土掩埋。要去看，还得费点心才能找到。这座回龙桥的规模虽然小多了，又在山上，名声却大。此桥又名打儿桥，当年那些尚未生育的女子，都要来此“打儿”，那桥上桥边也就特别热闹。

早在西汉，重庆就有了涂山氏和夏禹的传说。早在唐代，就有了涂山寺。重庆人去涂山寺烧香，要从东水门或太平门过江到龙门浩，然后顺着一天门爬山。后来，人们发现经涂山寺去黄桷垭也很方便，而黄桷垭又是重庆正南路、东南路（去长生、南川）的必经之地。如果去迎龙、去广阳坝，走这条路还可以节约一段路程，于

是这条路就成为正式的官道，称为东路。在一个时期里，这条路上也就相当热闹。秋收时节，长生、广阳、迎龙一带的农民，或挑或驮，通过这条路，将粮食送到重庆城出售，运输更加繁忙。

那时，南山林木葱翠，山前有无数的溪流。其中一条叫作石洞溪，挡住了上山之路。清乾隆《巴县志》记载：“石洞溪，出棋盘山至龙门浩入江。”之所以叫石洞溪，是因为那溪沟附近有好几个石洞，一是涂洞，传说大禹夫妇当年就住在那洞中；二是虎乳洞，传说涂山氏生下儿子启后，每天都要去呼归石候望丈夫，儿子在家里饿得直哭。一只刚下过崽的大白虎寻着哭声找来，把他叼到那洞里，给他喂奶；三是打儿窝，传说把石头掷进那石洞里就可以喜得贵子。那石洞位于涂山寺前，实际是涧。山势陡峭，涧里乱石堆砌，行走相当不便。如果不越过涧去，又没有路可走，于是就有必要修桥。

那回龙桥是一座小巧玲珑的风雨桥，也就是桥上有廊。因桥不大，那廊也短，只能叫作亭。在桥下的山洼洼里的石洞边，不知何人塑了一只乌龟和白蛇，龟蛇二将本来是真武祖爷的卫士，称为玄武。又不知是哪个既不懂又喜欢乱说的人，将其称为打儿窝，说只要把石头掷到乌龟身上就可以生儿子，掷到白蛇身上就可以生女儿。此说一传开，求来儿女的人络绎不绝。周边的小石头几下就捡完了，于是那桥边就有人专门卖小石头，供人投掷，那石头就称为打儿石。真武祖爷竟然管起儿女生女来了，也是笑话。

涂山寺前这座石拱桥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年），单孔有栏，长3米、高5米、宽1.33米。清同治《巴县志》：“回龙桥，县南七里石洞溪，由此上涂山。”民国《巴县志》：“孙口云捐建。”这孙口云是何方人氏、为何捐建、出资多少，等等，现在已经不知道了。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此桥是南岸保存完整的古桥中最古老的一座，比海棠溪已被掩埋的通济桥早了一百多年。



即使放在中心城区来看，此桥的历史也比江北渝万大道上的三洞桥、偃月桥、至贤桥都要早。

此桥取名回龙桥，还有一个神话故事。传说那涂山上一个岩洞里有一条巨蟒，修炼了一千多年。有一年下暴雨，山洪暴发。巨蟒趁机“出蛟”。来到回龙桥前，遇到一个采药人。按天庭规定，出蛟时碰见的第一个人，对巨蟒有封咒之权，封它是龙就是龙，咒它是妖便是妖。那采药人看见头上长角的巨蟒瞪着绿莹莹的大眼睛望着他，吓得浑身打闪闪，差点儿就要喊出“妖怪”二字来。但他转念一想，巨蟒修行千年，何不放手一条生路。于是，他镇定下来，颤颤巍巍地对巨蟒说：“你要当龙，就去东海，不要留在这里害人！”巨蟒大喜，三次回身向采药人点头致谢，然后迅速顺水而下，从龙门浩跃进长江远去。于是，此桥就叫作了回龙桥。据说那采药人后来成了名医，活了99岁。

石洞溪从一天门流出，经摊子口，在上浩轮渡码头下侧跌下悬崖，流入龙门浩。清末民初，龙门浩被外国人看中，修了很多洋行、工厂、仓库、别墅什么的。石洞溪隔断交通，十分不便，于是就在那悬崖里边修了一座石拱便桥。那桥正对龙门浩石梁，“龙门皓月”乃古巴渝十二景之一，站在此桥上正好欣赏这样的美景，于是取名皓月桥。只可惜修南滨路，那皓月桥被毁了，其具体位置如今已找不到了。石洞溪也被填埋，无踪无影，只是回龙桥还在。不过，那桥也已被泥土、落叶什么的掩埋了大半，只能从那石栏杆和石坎坎推测那石桥的大小。那打儿窝和那乌龟白蛇什么的，当然更不见了踪影。如果哪一天“拨得云开见日来”，或许可以让其重新露出“庐山真面目”，加上那路边大树下还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“回龙桥”三字，还可引重庆人去那儿抒一点儿“怀古之思”。

（作者系资深人文作者）

古镇的黄荆豆腐

□兰采勇

周末，去了趟素有“川东第一山水古镇”美誉的东溪，东溪位于綦江南部，距重庆中心城区约50分钟车程。此处烟火人间2300多年，美食、美物、美景不胜枚举。晃悠了大半天，自然得犒劳一下饥饿的胃。随行的友人土生土长的东溪人，自然是轻车熟路，带着我们停在黄葛树掩映的一家餐馆前，刚坐下不久，店老板就端上来一桌好菜。

荤素搭配，色泽诱人，看着就有食欲。其中有一道菜格外引人注目：白色的圆盘之中，整齐地码放着颜色翡翠、状若凉粉、晶莹如玛瑙的块状物，上面覆盖地道的调料，色彩鲜艳、口感极佳。友人有意考验之嫌，故作神秘地指着那道菜微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知道这道菜叫啥名字？”我不假思索，“黄荆豆花”脱口而出，友人诧异不已，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。

也难怪友人如此惊愕，“黄荆豆花”在时下的餐桌上并不常见，很多人都是只闻其名，未见其物。而我是因为之前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，有过短暂的了解和接触。

东溪人，偶尔会将豆花和豆腐混为一谈。其实，豆花是做豆腐的中间产物，在豆浆中添加凝固剂后凝结出来的是豆花，豆花挤压水分成型后才是豆腐，“黄荆豆花”实则应为“黄荆豆腐”。这菜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叫法，神仙豆腐、斑鸠豆腐、观音豆腐……众所周知，豆腐的主要制作材料应为豆类，可纯手工制作黄荆豆腐却从不用一颗豆子，取材自山林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落叶小灌木，其枝叶能散发出一种苦涩冲鼻的味道，村民们习惯称之为“臭黄荆”，其实它也有着雅气的名字：斑鸠子、斑鸠站、女贞叶腐婢、短柄腐婢。

用臭黄荆叶制作成豆腐，本是农民代代相传的手艺

活儿，但在东溪却流传着一个美丽而神秘的传说。相传，清康熙初年，东溪一带连年饥荒，难民无数、尸横遍野，观音菩萨见状不忍，便用杨柳枝洒甘露于人间，甘露所到之处，长出了簇簇绿树。饥民纷纷摘叶取其汁加草木灰水做成了豆花，食用充饥，度过了那饥荒岁月。这绿叶做的豆花，由于拯救了许多饥饿灾民的生命，比黄金都珍贵，因此东溪人就以谐音取名黄荆豆花。

因为是传说，自然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，但故事却是简明扼要把制作工艺概述清楚了。向阳的坡地或者沟壑边，臭黄荆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，铆足劲地向上生长，那呈卵形的叶片就像涂了一层蜡似的油绿闪亮。每到暮春，不声不响地开出一簇簇细碎的、繁密的黄色小花，临风摇曳，在花团锦簇的时节既不争宠，也不卑微。

背着背篓，寻踪觅迹，从树上摘下颜色鲜丽、鲜嫩无虫蛀的新叶带回家中，洗净晾干，放到锅中用开水焯一下捞出，冷却后放入盆中用手使劲揉搓至稀泥状，再倒进提前准备好的纱布过滤，挤压出叶汁。

农村磨豆腐，习惯用卤水，黄荆豆腐用的则是草木灰水。加多加少，这是成败的关键，全凭手上功夫，是经一代代农人摸索总结并口口相传而来。将过滤好的草木灰水倒入准备好的臭黄荆叶汁里，搅拌均匀，混合后放入阴凉处静置一段时间后就凝固成团，看上去像果冻一般，用手触摸，Q弹感十足。用刀分割成若干方形块状，食用时取出再剖成片，将辣椒粉、花椒粉、芝麻、花生米、酱油、醋、蒜泥、鸡精等十几味调料和匀后浇淋在上面，美食即成。如果不喜辣，则可以选择简单加点白糖或者蜂蜜，也能一饱口福。端上桌的黄荆豆腐色泽分明、五彩缤纷，一股浓烈的、自然天成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看着就令人耳目一新，嗅之令人垂涎三尺，食之更是

感觉细软嫩滑、爽口爽心，是炎热天气里不可多得的消暑佳品。

其实，东溪黄荆豆腐最初只为农户家中偶尔食之的一道菜品，很少有人端上餐桌作为待客的美食，更不要说作为小吃在市面上销售。据《古镇东溪》一书介绍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当时的东溪镇上没有水泥路，抗战时期修建的川滇公路穿镇而过，上场与下场高低落差很大，行人行走困难，特别是夏天走完全程定然是一身热汗。为此，在东溪鸡市坡路段就出现了许多小卖店，卖的主要是老鹰茶、凉水等，有人尝试着将黄荆豆腐作为甜味食品售卖，受到过往客商的热捧，黄荆豆腐由此成为“香饽饽”，并逐渐登上食客们举杯投箸的大雅之堂。

“臭黄荆，香豆腐”，源自大自然的馈赠，得益于一代代农人手上美食技艺的传承，在纷扰的社会中得以遇见，食之、品之，真好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、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重庆文学院创作员）

